

集部

巽齋文集卷十四

宋 歐陽守道 撰

記

韶州相江書院記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此親見聖人者之言也前猶未有後孰得而並之然魯孔子父母國諸弟子學於其門其設也魯君一誄而止門人三年而歸闕里之教於是寂寥矣近魯者齊昔者歷聘之所首至孟子得其傳

而仕於此亦嘗一稱仲尼而對其君然身不留道不行固無望其君能推其學之所自出而表章先聖於過化之地也夫道能信於萬世而相去未遠之時齊魯視之蔑如其空言之幸存恃有門人與孟子而已烏在其為生民以來之最盛者哉夫亦要諸久而已矣通祀比之社稷立學遍於郡縣巍巍乎萬世一人當時親見聖人者之言蓋至此而愈信也後千五百年我宋濂溪先生周元公出所著之書惟太極一圖與通書四十章而通

書亦惟推明太極圖之意二程子少而師之至於朱文公繼作乃推尋二程子之言見其合於圖書而信其得於授受於是圖書之傳益以光大學者尊之幾與易論語等天子特為之表章於上自是元公之里居與其仕國所在奉祠堂建書院矣此孔子所未嘗得於齊魯者也何其盛哉竊嘗疑之當熙寧間元公在南二程子在北而元公以癸丑歲沒二程子毋乃未之聞耶後十有四五年二程子之道下信於門人上信於君相而自朝

廷至四方曾未有知元公之師道者其後洛學再厄而
譏毀不及於元公則猶幸其未嘗彰顯於熈寧元祐故
耳今學者得圖與書而學之蓋稍出於中興以後而最
盛於三四十年也孔子得通祀與立學於千餘年之後
而元公祠堂書院近見於百餘年閒就百餘年觀之則
熈寧元祐之人所未能通知者亦必待今日而後大顯
晦乆近又各有時皆非人之所能為耶嶺南韶為文獻
國刑獄使者臺治在焉元公所嘗蒞之官也往年長沙

愚齋楊公持使節築相江書院於帽峯之麓中為祠堂旁居學徒後人屢有增拓且立先聖殿而受賜額於朝矣越十有九年公之兄之子謙仲父繼以是節來又益大之視前加倍而規制之端正則韶士以為是具上庠之體者也謙仲父前為道州濂溪書院扁於其手先帝御書六大字以表之今復為此於韶以成愚齋公之志殆若一家之事父基而子堂之者道猶魯韶猶齊二書院同出於一人甚矣於斯文拳拳也予昔與謙仲父同

朝而韶士亦有與予相聞者以書來請曰元公昔使此部將漕兩年僅八月而去之其未去也廵歴屬部無虚月留此州之日甚淺所著圖書又未出是當時之親炙曾不若今日之聞知也二楊先生惠後學至矣願記書院之大成而因有以詔我予不敢辭則復之曰圖書因元公義理之極致然二程子之師之也竊意斯時講聞大意成書之出與否未可知也後又逺不相聞非若孔門諸子終其身而事夫子者故伊川謂明道自十五六

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出入於諸家汎濫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知深味此語則元公固亦開示其端而徐俟其自得云爾夫以親受學於元公而猶曰未知其要及其得也則以求諸六經之力然後與元公之學脗合而無毫髮之差蓋六經聖人之心在焉元公之學之所自出也二程子從其學之所自出而學焉斯與元公同其所得矣今元公圖書滿天下其文至約家傳而人誦之也猶有如二程子

自謂未知其要而又求諸六經於受學十年之學者乎必如是然後自得自得然後信元公真吾師也不然莫要於圖書夫既傳誦之矣所憂者自得不在我耳以元公為之師猶退而求之六經者二程子也見元公於圖書而曰吾知之矣六經可以無求矣噫此則二程子所不敢也予方自為此懼而安能效寸益於相江書院之士乎敬為書院記歲月而已愚齋公名大異初建書院於淳祐丁未謙仲父名允恭更新書院於景定甲子次

年咸淳改元秋八月廬陵歐陽某記

白鷺洲書院山長廳記

皇帝在位之三十有九年詔吏部諸授書院山長者並視州學教授嚴陵黄君嘉爲白鷺洲書院山長聞之欣躍曰上嘉惠斯文至矣昔者山長之未爲正員也所在多以教授兼之自前年創入部闕建議之臣無見於教化之本原請以授文學之權入官者而書院滋輕矣今命下而輕者頓重其敢不盡心所職以仰稱樂育人才

之德意然此洲書院可容諸生數百而余忝爲之長乃假私屋以居諸生訪我於燕閒無所布席私屋不可常假後之繼余者又莫知當寓何所即此一陋人且不屑來尚何州學教授之視乃以聞於郡得地於城内之東南出便門數十步即一葦至洲矣材木瓦石與凡工役百須之費多方經畫銖積而寸累之佐以俸給之餘爲門廳堂室便坐數處數月而成高明寛潔内外整整無復欠缺其餘力猶足以備器用亦皆堅好可以支久而

書院養士之所資尚無積也黄君蓋去替纔期月其意徒欲自今山長有屋可居實與州學教授體貌均一以稱上所以假寵此官之意故其竭力如營私家事傳京師新進士之當注教授者曰白鷺洲書院山長新居成吾願爲黄君代曰與其爲他郡教授孰與爲白鷺洲山長相先後也若有快於心而求文於某以爲記竊惟古者庠序學校之教自國都至於鄉黨蓋域民而居各有所故即其聚而教之周衰道失民散於是先知先覺始

自淑其徒於門而其徒固亦在國都鄉黨與凡仕聘往來之國未有隱居深山衆往從之如後世所稱逸人高士之在某所者蓋時君雖不復修學及有如孔孟者則猶能發弟子孰為好學之問致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之意未至與上之人漠不相聞也世又愈降詩書禮樂不在國而在野於是山中之教興然其高者則遂為藏身避世之歸而去明德親民成己成物之學遠矣惟今所謂書院則不然蓋自五季斯文墜地之後先朝未詔郡

縣皆立學之前巖穴之士自相講授而當時固已官其人又賜書籍於其山以光寵之至於大儒繼作以孔孟之事為已任則又有出於公家學法之外五峯胡先生力辭召命自請為嶽麓山長自是山長之稱人以為非有實行粹學者莫宜居而近歲書院相望天子每親灑宸翰以頒及是又優待其官如此蓋地方千里而教授纔一人郡客之而不敢僚令山長甫與為二如吾廬陵士至二三萬挾策來遊者不於州學則於書院書院中

授徒立所而爲長者乃王官受命於朝前代未之有也三代國都鄉黨之學無所與於巖穴之士後世山中之教不出於上之人主張而今日兼之我宋文風於是最盛矣或謂學以教授名官而書院但曰山長不無小異愚謂不然昌黎韓公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故教授之名人皆知其爲師然自孔子教人未嘗以師自居子路而次以齒列坐猶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則長亦不居矣故史記弟子列傳人人書其少孔子若

千歲孟子語其徒時亦自稱長者長固對少者言之視
門人猶父兄之於子弟也夫惟有如此親之之意故教
易入若曰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生於吾前吾後此在
學者尊師則然而爲之師者豈敢謂道實在我哉某昔
嘗侍古心先生於書院初建之歲是時山長未有人先
生親爲諸生講授載色載笑與從容水竹間忘其爲太
守古賢侯葢有意於成就後進者使之親已如此此所謂
猶父兄之於子弟今山長廳成黃君日布席以待諸生

其親之也又得加寮於皐比横經時矣敬爲君書此意使吾黨之士共體此以相親而弁以告後之人君字亨父寶祐四年進士清苦有守居是官甚宜蓋雖已仕而未改山中之樂者

六香吟屋記

龍泉郡君中立名軒而舍旁列植竹桂梅蘭蓮菊名曰六香吟屋日吟其間立軒吟屋命意則有間矣而吟與學妨與君遊者將莫不疑之也乙卯之夏以其詩數十

篇示余而請曰是其區區鄉慕時不自揜於五七字之
間儻有契於子心者軒若屋顧辱記其一余既讀而愛
之熟視其氣貌細聽其議論知其為雅志好修之士也
為之言曰世謂詩人者其人品最不一蓋亦有美才焉
然嗜詩之癖或至於此以自足其平生棄其可學孔孟
之身而畢力於漢魏晉唐翰墨之士之閫域是固稍有
志者之所歎閔而其自附講學則亦往往號舉而實不
隨六經之文儒先之訓摘取一二揭之齋塾軒窓使稱

已者以代名字東南之士如是不可以百計矣而人才日衰觀世道者深憂之計今科舉之外士所爲尤異不入於此則入於彼以君之雅志好修亦豈不覩此而有所不快哉然予察君於微君蓋用意向裏者也以立名軒蓋有所顧望有所從事非如彼所爲以代名字而已者余欲爲君記之而古今聖賢格言具在予何所見而敢贅乎惟所謂六香吟屋者有可與君言君多吟吟與學妨宜乎或以疑君今若含吟而專學則更不虛此屋

也昔之美人貞士鮮不以芳潔之草木自況之六草木者不惟爲供吟設也而吟又何必曰詩韓退之曰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朱子曰整襟正坐緩視微吟因讀書之謂讀書於此芳潔之所如其有得環視草木若與我同一忻然者興趣所寄間一詩之亦何不可第不必專以吟人自命耳噫亦嘗即六物之見取於君者思之乎人豈無不如彼草木者乎好惡猶人之情也則好善惡惡可以鼻之於臭推其心之所同然夫德修於身非

有氣臭之可聞也而書惡穢德惡腥聞至於明德則曰惟馨何也善惡充積之極皆將薰蒸浮達於上下四方者故令聞廣譽之類言其聲見靣盎背之類言其色而此又以氣臭言之皆所謂藏之不可揜也君讀書之暇起而撫翫此六香於庭吾置此身於六香之間彼以香而爲吾所好安敢謂彼無知而不有好惡於我耶彼草木也謂之有知則否然而好則有知也知好彼而不知自好不可也不能使好我之如此六香不可也知自好

且使好我者如我之所好豈爲媚於人哉有可好之實
而已矣詩曰好是懿德中立勉之

三勿堂記

萬安賴君淵甫名其堂曰三勿長樂陳君舜卿書之以
告予求記予問取義云何曰是孟子教人養氣之說必
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也予曰然孟子固三言之而其
所以言則二也必有事焉故勿忘勿正故勿助長也故
曰所以言則二而已爾且孟子以舍苗揠苗爲喻非舍

即揠非揠即舍而豈三説哉予將因所喻而究言之農之為田終歲勤皆事也不敢一日忘所事雖然日至而熟天也雖有神農后稷不能今日種而明日穫也今吾盼盼焉日擬其熟以療饑則必至於為宋人之揠故不事者忘而正者助長也欲免此二病其亦即所謂養而深思之乎既曰養矣焉有忘而得謂之養焉有助長而得謂之養養也者常令生意接續不疾不徐無過無不及以遂其自然之天也天之於物春生而夏長之亦猶

是也陽以生育長養爲事祥風甘雨應時而至所謂養也茍得其養無物不長不然非旱乾則水溢其爲失其養均也予嘗謂義理之學人人可從事求之常言自有至理今言養氣而多爲之說將愈見其支離不若深味養之一字知所謂養雖微勿忘勿助長之訓釋當自得之矣然予觀孟子此章寫其所自得者以淑後學謂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其說甚奇先儒以爲前聖所未發就實言之浩然也者蓋人人所同有惟其有之故

可養也如其本無則復何養人於未有愧怍之先雖匹夫無不浩然者特不如孟子之知之且能言之耳一有愧怍雖平日號爲賢人君子至此亦且心不寧而顔忸怩故善觀浩然之本體者觀於其所反此浩然者索然時也吾不使之索然是之謂養而無害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知其如此義必盡而不爲一至之襲心必安而不使一事之餒此自吾日用飲食事也常存此念斯勿忘已未至於所養純

熟之地不必急迫淺躁或常留悔吝以累其中或故作矜持以鶩乎外斯勿助長已賴君以孟子本文之言勿者三故揭三勿於堂是其志也志立則氣從之予告以孟子本意有三之義而相與勉焉君他日義無一不盡心無一不安爲天地間仰不愧俯不怍之人然後自信其所謂浩然者固如此而孟子不吾欺也作堂記

翠微亭記

予既爲宋瑞記碧落堂堂之右一峯峭立平處有亭基

宋瑞得之郡人曰是所謂翠微者也故與碧落並表於此郡中廢四十年矣亦復之山之腰曰翠微謂自下望高蒼然一色至此而所見微也百圍之木在上平地以爲不盈拱把鴻鵠高舉卑飛之雀自疑過之君子抗志浮雲之表不求合乎卑凡之見彼不我見則我尊矣雖君子何容心不能揮手謝衆人亦不能人人引其手使與已俱也老子曰摶之不得名曰微是山故嘗有仙吾知仙之爲道歛之使益微者翠樾滿山白雲往來安知

斯人不時到其間乎宋瑞小留待之同日記

舜祠記　僧了敬建

學者皆言先王之道衰而後佛氏之說入於中國爭出力排之予謂佛生於極西之地去中國不知幾萬里而其教得至此葢亦甚異先王盛時吾中國之所謂西其疆理若邠岐之類固已曰廹近西戎矣而惟虞書稱外薄四海光天之下西之最遠者曰被於流沙流沙之名不再見於詩書也故曰後有作者惟虞帝不可及已況

於後世雖吾先王衣冠禮樂之地猶且化而為夷則夫流沙之外豈復知為上世盛德之所嘗被者哉我不能有以化被而彼重譯之言得以行乎吾之境為中國者可以自反焉用彼之排也夫使盛德皆如舜則流沙固在吾風化之内也歴世愈久被德當愈遠彼教能來者吾教固亦能往中國之三綱五常獨不可入於佛之西方助佛之教棄其君臣父子與凡天性之親而衣服容貌不與華同吾之人有閑而傚之者既不能禁又利僧牒

之鷲而許之則雖傾一世而爲佛吾將誰尤而可廬陵
之屬邑萬安有寺曰永福僧名了敬者邑之劉氏子也
削髮有年讀佛之書甚習然吾儒詩書終不忘於心其
於鄉多與知名之士游而時以詩文示予予讀之見其
所嚮甚正有父在志於奉養而牽於其教不能自還一
日慨然謂予曰吾所居寺名曰韶山相傳舜南廵時至
此奏九成之樂不知信否寺之後有高潔之地未屋予
欲以爲舜祠何如予曰悲哉子之妄也然舜前代帝非

民間所得祠況爾異教乎敬曰竊亦疑之然嘗聞舜有天下而不與豈知身之爲帝今但以其爲萬世聖人顔孟皆許學者師之吾於聖人萬世如見耳前代帝祠在天下不一所其刱若非民間私立而誰立且予教有所謂禮梁武者以梁武爲宗師是亦前代帝而世莫之罪也設他或罪我祠舜予退聽焉而安敢固哉予不復問祠之可否所欲問者南廵至此而奏樂此傳信乎否也予曰舜南廵至衡山書所記也此地去衡山遠未必然

也今度嶺而南亦有韶石舜峯遂以之名州往往遠方之人思慕盛德蒙此名於山川間耳雖異時韶樂在陳傳至於齊吾夫子得聞之當舜生之時斯樂達乎天下謂此地嘗奏韶樂焉其孰曰不然且王迹熄於春秋樂工固嘗散亡四出若非盛時之樂自達於此又安知哀世之後無抱其器至如入河入海者何必曰舜於此自奏哉敬曰若爾則子爲祠屋復何疑夫敬之志可嘉書以遺之使其成則求石刻焉爲祠記

巽齋文集卷十四

巽齋文集卷十五　宋　歐陽守道　撰

記

知非齋記

前太守豊城李侯扁其所居讀書之室曰知非而移書於某使爲之記曰予少而讀書頗有四方之志出身從仕三十年矣切守聖賢之訓以爲處事接物反之吾心而安則爲之不安不敢爲也然不知吾之所謂是乃人

之所謂非自信不移以犯世僇且以區區一書生而天子畀之民社曾無一二善狀以上稱宵旰憂民之心亦既自知不能祈解印組而去計不決卒自納於罟擭陷阱而無所避當此之時此身九死不足復顧而臣子至此上負君親則雖偷生假息而不知天之我覆地之我容也今行年五十幸而天子寬貸弗誅而來日幾何補過無及猶思竊取古人知非之云以名吾齋朝夕觀焉以愧痛悔艾子有以告我乎某復於侯曰侯誠有取於

知非之云則侯所知者他人不與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以吾之心省吾之身而從事於克治之學辟如善衛生者四肢百骸少有疾苦皆能自覺其所從致之原而於治療常易也疾在吾體而問之他人彼非真有察脉觀色之明亦安能知吾病之真在乎雖然辱侯之問不得不有告也敢問侯之所謂非者何也實自見其非乎抑因人所爲非而亦曰非也古之賢聖未嘗不受盡言聞怨詈則皇自敬德聞人告以有過則喜然至於非

我不以其道則聖賢容有弗受者矣彼有以奪吾之自信又況今日之事俟似有恐懼憂患之累焉夫憂患恐懼不能無亦不可無然至於虛心觀理之時當如湛然止水纖芥不留而後一毫髮可得而盡燭也俟方在恐懼憂患之中而以知非自命是水方動揺而遽監焉者也萬一憂患恐懼稍失其守則非者未必知知者未必非後之所差滋有甚於前矣願俟於此正心而靜觀之夫天與人以善不與人以惡是以人當為君子不當為

小人得是非之正吾爲不負天矣人縱我非而實則天之君子也失是非之正吾爲負天矣人縱不我非而實則天之小人也是非之極至於判焉爲君子小人而是非之分惟吾心獨知之是天之惠我光明使我得爲此而不爲彼也然則人惟毋失是非之心人而少失是非之心非所以事天也天君一也爲天之君子以事君吾無欺也爲天之小人以事君吾欺也倏誠於此而内揆焉則是非之正卓然不失不是其所非亦不非其所是

矣侯知天命而畏焉者也夙夜戰兢上帝臨女於以荅
聖天子全有之恩其庶幾乎某淺陋無聞而侯辱命之
倘以斯言爲然則請記於齋之壁

雩都縣重修主簿廳記

主雩都簿劉君季明用私錢新公廨而以書請記於余曰事末爾不足記仰而思之我王官也登降王民勾稽王賦敢曰吾一簿卑乎今廨之僅存者敝甚敝者撤矣予居此必千日而後去千日之久上加漏旁加欹是僅

存又將撤也撤且盡後無爲此官者乎子以私錢新之非也使公錢易得前人不以是敝者付予矣子不可以愈敝者付後人予盍爲我記之使來者知其嘗敝如此而新之之難也予復之曰今所在主簿若無所職然數日待吏誰復有意於治此廨其知有此職者也敢問簿何職簿爲輸賦之民設也有此邑輸賦之民而後有此官此邑輸賦之民散居於郭於鄉於大山深谷之間而名數皆在簿也主之者不朝夕人人見之知其名數若

常在目矣古人之敬民見其名如見其人故成周之世拜受民數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藏也於天府此國中都鄙郊野之數也諸侯各敬其國之民宜亦類此郡縣立而海內一民一賦皆天子命官以主之令縣之爲簿也曰某縣某鄉元管户幾何新收户幾何祖額税租幾何開闔減免幾何其或登或耗即國用進退之原也縣以簿申州州還付之縣而遂爲帳申之轉運司轉運司爲帳申之户部其由此而登之天府如古之重其事與

否與非主簿所知所知者簿之方造吾固與之矣主簿卑官也坐之不庇風雨之廨不辭獨不念簿所登載之户先王所敬也人之有寶器而甚愛之也繅籍以將之縢匱以藏之而守掌者亦藉是以享室宇之安吾主此簿而堂不足以容己廡不足以容吏顧於此乎日視其舊管新收而計其賦入哉嗟乎是亦褻民數矣孔子式負版者負於他人之手先聖一見則式之況官號主此而常接於目乎然則一新此廨若將以守覆此名數宇

覆此名數是亦字覆此人也庶幾知式負版之心者也請用此書君意何如他日君書再至曰美哉其言之乎其又警予願得刻之石乃書以遺之廨外門内屨出入游息之所昔無而今有者居三之二其一因舊而大葺焉君去年攝丞通衢二門其一屬丞者君餘力所及也君為是役邑宰趙侯亦有以相之是以速集於成君名鋒予同郡人趙侯名若傳晉江人寶祐三年四月甲申廬陵歐陽某記

吉州龍泉縣丞廳記

縣置丞尚矣龍泉丞省於紹興復於紹定其省以主簿兼之其復以兼主簿以主簿兼之居主簿廨治丞事宜也以兼主簿丞宜有廨矣而猶居主簿廨主簿廨又敝甚不可居而自復至今久敝無創建者何故縣知有令不知有丞令所在然也不惟縣不知有丞丞亦不自知丞何謂不謂縣事皆已當問顧謂問侵令大抵以善避權勢爲賢丞自處如此令利之丞不自處如此令直以

爲使巳也韓退之記藍田壁已云然則丞不丞亦尚矣丞省無廨丞復亦無廨噫何怪哉豫章熊君達生爲丞之朞月所居主簿廨一日褱君謂吾丞也丞廨宜我始於是度地於是市樹於是鳩工爲門爲廳爲廊爲東西便廳爲堂爲室規模宏而制度稱觀瞻聳而閑燕適異時主簿廨西面至是而南主簿廨故有堂堂前有小廳君謂吾職共二是亦不可廢遂以餘力葺之東偏凡用緡錢千錢大半君俸也書來求予記予爲之辭曰古今

殊時封建郡縣異制而理民一也縣雖統於郡百里猶子男國小國必有大夫縣必有佐貳以佐長自嫌則大夫於其國君也自嫌乎抑可所否所以相成乎丞八品官命於天子天子命我丞而自嫌侵長比於長爲媚婾已逸而已且長固有大負而小試安知無集衆思廣忠益之心奈何一以喜顓惡偪量之也大夫於其君猶曰君臣令丞比肩立丞於縣亦尊矣居室以便閒燕姑勿論諸爲聳觀瞻地其規模制度自宜下令一等非曰以

自尊大將使民習知巳之可君長令或召趨朝或上府若使家則百里皆吾責於以鎮撫順便也今民甚易丞也民甚易丞丞自畀無以為縣重也然則君之新丞廨甚宜於龍泉尤宜復丞之初郡太守西堂范公應鈴實請於朝曰龍泉外隣猺峒内蔽遡萬安太和得丞贊縣一郡蒙利范公之請如此而既復之後二十有七年丞無廨嗟乎是役可以巳乎君家范公同郡而公所首辟縣宰熊君大經之弟之子也儒術吏事聞於公講於家

熟矣其來此善於其職行令事五月餘公廉明敏大得
譽於其民故予樂爲之書寶祐四年三月朔日廸功郎
新贑州司户叅軍歐陽某記

經訓堂記

廬陵歐陽氏聞天下謂之歐鄉族蕃甚旁出江以西數
郡然唐肅代以前皆出長沙長沙族今少廬陵而視他
郡尚蕃昔之未徙者也又有自廬陵復長沙者蓋江湖
地大牙入廬陵士谥出挾書常館數郡外視長沙江鄉

然至率見賓禮或遂寓居今二郡歐陽族不可盡辨予廬陵族也寳祐癸丑夏四月始來長沙讀書嶽麓書院有講書君諱新字仲齊者以高年篤學見推流輩見予來甚喜數出講書業示余余心敬之問其先世次曰亦廬陵族也徙宜春又徙瀏陽今又徙於此數世惟書一卷故其徙也輕然吾有請於子自吾先祖以經訓名堂其後家屢徙而先志不敢失今老矣又日以詔子子孫庶幾其克紹也子為我記之予茫然以思夫世次不可知

而同姓則皆曰宗宗人世守經訓美事也予於斯堂其可無辭蓋敬諾君之請而未及作也會歲晏歸君遣子必泰送予醴陵門外予别謂之曰還告尊公明年春三月至償諾責矣至則後前期半月首訪君君即世矣予哭盡一哀問曰適前半月也嗚呼予感昔人掛劒之義忍忘君乎經訓堂君受之於父祖而貽之於子孫也請予言以遺子孫如之何以君没且已秋予又將歸乃記之昔者太史公談且死語其子遷曰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唐虞以來世掌天官絶於子爭子死爾復爲太史以卒予志遷泣而志之其後畢力討論之死無二起自黄帝迄於麟止終能成一家言夫自重黎至於談遷綿百世矣夫父子相語猶稱唐虞以來所掌古人懼墜先業如此也後世俗衰遠論姓氏者或召訕侮不知數典忘祖周天王感其陪臣孔子少時孟僖子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蓋文獻之傳上有所因爲其後者於此思之則知其身敬其身故世其業豈惟禰祖曾髙

之近哉雖百世可也歐陽世遠矣自漢興先聖之書甫出壁藏即以經師名家立於學官講於禁殿而父子祖孫傳於儒林漢氏既衰斯文中喪涉唐武德正觀復起率更令在諸儒間其文藝亦拔一時而名後世暨於文忠公生遇聖代卓爲儒宗既以粹然經術佐天子致太平而孫石之學曾蘇之文扶翼主張一於公是賴士到於今受其賜也蓋自周衰至於今天下九三治每一治歐陽氏必以文學著聞雖不盡同而大較可見已嗚呼

天其特以斯文厚歐陽氏也與何千百年間先業之幸不墜也文忠公嘗碑世次上推漢唐皆出於一而子往來江湖又喜業爲士者之多則夫記斯堂也而豈徒哉昌黎韓文公教其子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公乃爲此言世疑而非之也然能言經訓公亦異乎人之言經矣訓也者親受聖人之訓巳然也父祖有訓師保有訓訓甚尊不可褻也世世子孫之讀經也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委心聽命惟經之從則君命我作記之意不泯

矣

重建臨江太守彭公祠堂記

有宋寶祐三年歲在乙卯臨江重建前太守彭公祠堂公諱合字子從官至朝請大夫累贈特進廬陵人也守臨江始紹興十有七年再期而去於是百年之間之爲守者且四五十不如公吾不敢議如公豈無人而郡人惟公之思祠再燬再新之觀今之百年而後之永世無斁可知也臨江人道故老之言曰公未爲守時嘗爲清

江簿郡委受秋苗公以斗斛付民自槩隣州瑞若袁昬怨我不得為彼民邪郡公以訴於監司暨為守適有寛詔舊賦皆放免倚閣而省部所催名色猶夥公以聞并蠲之連歲旱又以聞減新賦大半遂發義倉糴客販以活饑民漕司方責月椿錢急公移書告之吏求資助清江舊管鄉四與其一自新淦撥吏者而五其四秋苗耗外責耗其一不然不然者通他邑皆不然也公曰是安得偏受其害為窮槩源則前時有司造簿附於正後人

不察而再加焉民大困又以聞得旨蠲如章四鄉至今受其賜郡吏兵火士應舉劣承平時舉額困損十有二公勉諭士嚮應又以聞原額復是時東南粗安天子留意民事公以一支郡數有奏請罷行害剥惟日不足至斷獄聽訟必計及風化嘗言長民者當一以文翁黄霸卓茂魯恭為法使百姓有所觀感而禮義廉耻之俗興今見於遺文温然君子之言也公見德於其民以此予觀公卒時魏國張忠獻公哭之哀謂公才宜用世而狹於所

施他年國史姑載公循吏傳以魏公之許可證臨江之去思故老之傳皆實録已雖然臨江之人知公臨江之政宜也公去臨江守永使廣西去廣西使湖南最後以尚書郎總六路賦所至皆有善政非臨江之人所與知令子記公祠將牽連書之而不勝書也書其一二大節使見公像者并見其爲人焉公自紹興初年改秩嘗以邑最受知天子親録姓名於屛風獨不肯少屈意當國者秦檜相葛賤之夫往往旬月取通顯公一二十年間

奉祠待次之日居大半泊如也守永魏公謫居在焉檜晚年伺邏客動息日甚稍與交際禍且不測公一無所顧特爲魏公築室以便其奉親休暇或節序必移具勞苦之魏公亦數從子孫與公遊刻石紀勝傳於遠近湖南帥若監司有受檜密旨圖魏公者公之守此蓋蛇虎搖毒磨牙必向之所其不穽噬也幾希公非惟不避即之益親魏公危跡藉以少安者蓋兩年餘天其以公爲魏公地邪不然檜何患於無人守永也其後公以乙亥

六月去永而檜以是年十月死使其不死無根之獄已羅織魏公則公亦安有免理葢公不特厚魏公而於檜所欲殺若李莊簡胡忠簡諸公皆厚矣天全諸公亦使公并全公不畏禍而禍亦不及是可以爲世之君子勸也公晚方持節納禄掛冠之意每形於言魏公父子屢書止之朝廷欲藉公用奏至輒不聽其在湖南前執政爲潭守甫至折盜足三十有二人皆罪不應死且案未具公曰是不殺也國法無之豈以大臣出帥可淫刑以

逞予愚臣也其謂斯何立具奏自劾其無所回屈類如此嗟乎臨江善政公緒餘也而豈無所本哉孔子稱剛毅木訥近仁公惟如此用能直遂本心以濟人利物世未有軟熟便佞多欲易怵之人而能流福澤於當世植風聲於方來也予生公里猶及見諸老遺墨自忠簡以來若周文忠楊文節皆推公前輩目爲鉅人元夫獨恨公事蹟於後生耳目未盡稔此而書之亦足以遺是邦君子之賢賢者所去見思猶有已也好是懿德無有已

也祠在封谿之上威惠廟吳聶侯神之右嵗逺迹陳尚或證予文而又新之十有二月甲子朔廸功郎新贛州司戸叅軍歐陽某記

袁州慈化院刻漏記

宜春郡南泉山慈化院僧道果作刻漏請記於廬陵歐陽某某許之方隆暑未能秉筆僧五至請益勤座適有他客問果曰爾之寺作刻漏何也今夫刻漏内自天子之宫禁外至於朝廷百司若諸道州縣之治所莫不有

焉爲聽政也昧爽櫛冠平旦視朝以至於嚮晦入宴息不敢虛棄寸陰雖夜未央夜未艾而不知安枕之適此臨政者之事挈壺氏之職所以不可曠也爾之徒所爲晝夜有事者亦簡矣昏曉以鐘爲候既不啻足而又刻漏云乎哉鷄初鳴咸盥漱衣冠佩帶以適父母之所士之家禮禮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之田業也昏明蚕夜之候固不必家有刻漏矣然而其事有常無先後時者爾之徒棄親從釋非有定省之嚴粥鼓齋魚聞聲而

食非有耕稼之苦而又何以刻漏為也僧笑而應曰然誠無事乎此也抑是問也知刻漏之為器矣夫刻漏則器也然吾昔者有悞入焉因作以示吾之徒云爾豈真謂昏明早夜之無辨而須此哉客遂請其說僧曰作在我悟在人而焉用切言之雖然予亦有問乎君夫自子至亥謂之時自一至百謂之刻分之者天與抑人也宜然而運者天也何時與刻之知人則巧矣以一分之為十二十二各分之為八八而不能滿百又分之為初初

是皆人實分之而天何與焉然而天宜然而運曾無一息之差人巧矣而測度常失之眇忽是何也人之分是時刻也豈不能以意爲之而又何爲取信於是器之水夫水安知時之爲刻刻之爲一爲百哉然浮箭有常誰爲之者君亦知之乎人惟巧故差水惟無情故信天之宜然而運也水之升降流注也其無情一也嗚呼孰謂有情而無情者有情而無情天且不遠矣君無於我乎問也君其問諸水某忻然而作曰予不能作記爾之言

亦可書也吾爲爾書是爲記

存存齋記

安成蕭君次膺名其齋曰存以告東山先生楊公楊公增一字曰存存而為書其扁後二十餘年蕭君求予文以爲記且諗予曰子謂存存何以異於存也予以所見對曰操存人也存存天也君有志於存楊公告君以存存豈謂存之上又有所謂存哉請言存存存存猶生生也凡天下之物生必有死存必有亡苟存必有亡苟麗於

形無不歸於壞滅不曰生死而曰生生不曰存亡而曰存存則豈非不壞不滅者哉而誰能識之聖人指以示人曰生生之謂易曰成性存存生生之生不與死對存之存不與亡對識易之所謂生生則知性之所謂存存矣水在地中不以掘井而有不以廢井而無故曰死喪死得往來井井日月在天不以人所見而見不以人所不見而隱故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比存也朱吕二先生編近思録首卷示人以道體而後及凡爲學之

事然則從事於操存者茍不先明乎存存之本體則雖曰操存無乃外襲取之以極力控持為能哉君日處是齋而思道義無不一出於成性以為固有以為當然以為不可須臾離則於楊公所以詔君固自得於意言之表是為記

巽齋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巽齋文集卷十六

宋 歐陽守道 撰

記

靈佑廟記

勑賜靈佑廟威顯善利靈應英烈王神姓康諱保裔國初北邊名將也父諱再遇從太祖征澤潞死太行山下鄉民廟其所王在後周即有戰功入本朝連守數州最後以彰國節為高陽關都部署遇契丹入寇范廷召自

中山分兵迎擊來求援王領兵赴之日已暮約詰朝戰是夕廷召適質明敵騎獨圍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逃王曰臨難無苟免此吾效死日也大呼決戰數十合矢盡至以弩擊殺傷甚衆遂死之事聞真宗震悼優詔贈侍中王有母年八十有四矣即遣内司賓勞問封陳國太夫人妻薛氏先卒追封河東郡夫人子繼英自供奉官授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繼明繼宗及孫悉加寵秩諸子感泣謝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慰勞且顧左右以其

父子兩世戰沒嗟惜之事見國史咸平三年距今淳祐戊申二百五十年矣赫赫若前日事也王洛陽人死於河間大江之南馬跡不及而南渡以後威靈著於茲土豈其平生徇國死有餘忠中州既經靖康之難人謀不臧而収復無日則其英魂毅魄固將視衣冠所在而依之耶朝家懐柔百神所在郡邑有以王之封號爲請皆即日報可自王之身以及父母妻子命書稠疊恩數甚盛以死勤事之報至於今未已嗚呼盛矣非爲其但以

禍福驚動世人也廬陵屬邑皆有王之别廟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遑寧然其所以事神往往知畏而不知敬造妖襲訛日新月盛甚專以司疫冠其嶶稱蓋無復知有王之平生者江南巫覡自昔已然王重不幸以其凜凜不磨之忠乃見儕於伯强之列蔫享黷慢罔有馨香則有荷校赭衣自爲纍囚巫操其權禁貫在口有敢出一語證其理之不然巫之黨戰戰相恐若謂禍且立至何辜斯人神顧樂於立威如此哉推原所以蓋學士

大夫未有考信方册誦言王之平生是以蚩蚩之氓震於妖訛莫之或止竊嘗論之人神一也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䰟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未易知也吾且一死生物變而觀之則今之不可度思者昔之與我同類者也人之生也動天地感鬼神惟一念及其殁也超太清役萬化亦一念王以戰殁之身不殞先烈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一念之正上帝臨之是用畀命爲神使主下土禦菑捍患以宏庇於生人

今雖杳在冥漠此念豈有異於平生哉且王爲人謹厚謙退好禮崇儒及其捐軀徇義乃卓然有立如此此與前史所稱張廵段秀實何異有識之士試以是思之盛德之容尚可想見不然則隂威慘烈之氣象是固繪畫之士所假以震眩流俗者展轉怪妄其亦何所不至今之所以事神亦可謂一國俱若病狂者矣厚誣之極吾意王亦厭之氣志之動不得不假手於人而息邪說正人心是在有人民社稷者之職分豫章李侯某奉詔守

郡閭以民事禱於神明言出應隨如響斯答嘗與郡人歐陽某從容言曰古人爲政兼理神人未嘗如後世析之以爲二也他日聞王有廟於此而祀事不經滋甚慨然悼王節之昧昧與斯人之蔽蒙如前所云既式過之爰命某作記祠下俾此一舉契於神心某拜手稽首既取國史所載而刻之石而終之曰賢太守加惠此邦至矣流俗未易曉也是邦逢掖居此屋十之三守正不回化俗而不爲俗化者非所望於斯人邪夫物怪神姦理

之反常惟至於知天者無所惑札瘥疵癘氣之失正惟學至於立命者無所懼且懼妄庸人爾理則無是又况王之忠孝凡有人心之所共敬雖微驚動斯人之禍福猶將百世祀之入此廟者欽仰高風景行行止是則有以媚於神而亦我國家崇明祀詔方來之意乃有不吉不廸獲罪於天與民褻神不爾因爾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某文字不工無以發明王之盛德獨念賢太守開釋流俗之意首告於是邦有識之士以致之民閭閻下

里之惑之懼自此其有瘳乎不然不惟無救又從史之無責乎爾則亦無責乎爾六月某日謹記

歐陽監丞祠堂記

靖康建炎閒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歐陽公死燕山忠襄公死金陵死一爾有異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死城故事乎得即祠其所死使命故無所於祠豈惟無所於祠雖所居鄉末之祠也玆大闕典百十有六年其從孫文龍始得地於慧燈寺之旁屋之率宗人俎豆焉書

遺余願有以記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與致命於敵國不從我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矣敵饑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爲奸臣誤至此若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敵盛怒執殺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與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政殿之問淵聖非决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

其地它日我師取之亶舉以與之它日我師取之曲時
宰既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漢遺狄山乘障事事不出
武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矣而豈公夙心
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
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
社稷之命也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宗廟社稷揚揚出
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在吾為宗廟社稷懼矣使皆
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為古語有之為人

臣而不通春秋之義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可其紓禍不猶愈於割地邪況不可割吾前言邪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為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何人今搖之使背國歸敵予何人三宜死死而死死爾萬一覬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名要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為國公得死尚何言公諱珣字全美郡之永和人登崇寧五年進士

乙科歷仕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軍司録以監司薦如京師遇國難及出使秩朝請郎加將作監丞公有子裒夭而不嗣紹興中上録公大節官其壻臨江曾敏敬恭敬恭故曾爲祠於其里之薦福寺今像則文龍從寺識之堂既成尚謀結屋於左右使子孫讀書其中而奉其祀故鄉之好義者出力以助而州家亦可補其不逮是可以觀人心矣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爲誰公也世有祠今其地址通達面大江停車艤

舟顧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盧陵貢士莊記

盧陵縣貢士莊者郡太守豫章李侯某從邑人劉君某之請所建也郡三歲貢士六十有八人而盧陵得人為最凡申舉於監於漕若以前舉免者俱上春官率不下百數他縣貢各有莊盧陵獨無有至是歲得米三千斛有奇郡博士偕邑大夫䀜其入及期易為泉䀜其人分賮之既奏名集英對亦如之或試國子監與選為諸生

亦如之各有差士相慶出望外而屬某爲記某不得辭請於侯問所以蓋劉君之子芮得田於宣溪王氏之甥館未幾悼亡以田質之能文法者屬之劉乎屬之王乎曰屬之劉哉芮曰已矣吾奈何有斯田也君亦曰已矣吾奈何使吾子有斯田也則遂詔芮曰女安食課進士業亦知士之貧乎士與貢亦榮矣然出門惘惘有道路羈窮之憂今閩郡有賢侯節用而甚愛士郡博士爲諸生與貢者建莊侯斥已所宜得畀之學盡歸之乎芮曰敬

奉教君疏於侯侯曰賢哉劉君已可有而不可賢哉劉君於是又建莊於郡庠之東以崇待士之籍廬陵者爲屋若干立規約刻石植之廡士以德君君曰非我也郡也郡倡而我和也士曰信噫君非侯孰倡侯非君孰相蓋兩德之某幸聞其槩於郡又聞君所以對士者則爲之辭曰漢自董仲舒對策請諸列侯郡守二千石歲貢吏民之賢者各二人既而吏民有明世務習經術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漢待士良厚嘗以此意求之周周制三

歲大比鄉大夫考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六鄉之士由其家至大夫之庭登名天府官使於朝其往來資遣當有厚於漢而無傳焉至若貢自諸侯之國則道里相去又非畿內比矣曾未聞如漢所謂續食何故吾意漢無常制故曰詔下始為令周有常制故不待賓興歲貢然後為之所也按周賓禮甚詳凡侯國還職若遣其臣請命於天子其入意皆用賓禮而賢能謂之賓興當周盛時侯國館舍具修在

六鄉則待以郊里之委積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自飲食以往皆具焉鄭司農證以漢法曰廬若今候宿若今亭蓋漢所謂縣次者縣其總而次則候若亭也然則漢亦倣周而已矣不然安有賓士以禮乃不以待賓於路者待之與唐世最重進士科州刺史資遣今不盡見然其末年鎮南節度一武夫耳猶能歲舉鄉貢故事資以齊裝士不遠千里走其府推此可以想見其盛時矣士由鄉國而貢於上官予道里費漢與唐皆

然雖周亦然江西爲士淵林異時不遠千里走鎮南即此道之士吾廬陵又淵之深林之茂者其産士富甚而續食齋裝之助冒漢唐故事之末講此三歲奉詔者所當念也李侯一開其端劉君若不約而合意氣相感固應有此或曰侯分銅虎符爲郡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國事殷調度日不繼侯内撫其民外應餉運朝夕劬劬靡有遺力劉君不有其田而歸之郡賢矣體侯之意而用之於所急不尤賢與何貢士莊之助之亟也某

應之曰有是哉堂堂天朝自公卿大夫士議論勤顧國體異哉子之言也夫郡爲國貢士雖特出郗廩資其行其誰曰不可况田固劉氏所得有出於其意之所欲助者乎子謂今多事時也請有以曉子王猛偏方之臣也崎嶇兵草間拔幽滯顯才能自長安至諸州亭驛皆有旅行取給之備英彦雲集國人歌之彼何時哉而猶所重在此今世運文明每取士則命郡守身爲勸駕郡守有土爲政不爲天子激昂士氣使厄於道路無以致身

闕廷而曰是事綏吾圖其他則亦昧於輕重先後之宜矣尤非所以待李侯也既以析或者乃備書之石侯曰吾聞劉君好士而勇於誼今惠顧同里士君無德色而守何德雖然士一名一第秋毫以上孰非天子賜守與劉君皆無德焉可也因併記其語以告來者年月日某記

復齋記

昔者夫子讀詩至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歎作者好仁

之甚以為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夫子何以知其人之如此哉即其慕望之心日有孜孜必求仁以終其身者是以深有味於其言也復齋羅君求予記其齋於是君年八十有五矣予以君之耋老儻不杜門却掃金玉厥音則後生小子得聞一言固所願也而何為反求記於余既遜謝久之而君屢言不止最後曰子庶幾及見予之記重愧之蓋諷詠夫子讀詩之彌日嗟乎即此所以幸教我後生小子者非耶然予嘗有疑於今之

言復者類以爲人欲天理消長之交也而予觀之天地之心則有不然者夫天地生生之心謂之仁人生而得之以爲心也大化之運晝夜寒暑相循於無窮往者過來者續本無間斷人以其消息進退之節分之則今日之終次日之始今歲之終次歲之始於此有所謂復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謂天地之心密運人有所不能窺惟於此時生生不息之機最爲明著故可得而見也此所謂仁也豈以既復而有仁未復而常有不仁哉

今以理欲消長之交言復則亦異於天地之心矣夫日之時十有二歲之月十有二十有二之中復居一焉而爲靜動之會若以天地本心全體言之則元亨利貞蓋無一息非然也聖人爲夫不知此理者使於復時觀之如其知之則元亨利貞皆天地之心矣而何獨復哉彼以理欲消長之交言復者其於元亨利貞何以配之日之暮而夜也歲之秋而冬也將以爲天地有不仁焉可乎或曰信斯言也人於天地宜無不相似者人之有不

仁也柰何曰一日之間容有噎霾一歲之間容有乖沴非陰陽正理之所本有也人之不仁亦豈其所本有哉天地之復以夜旦冬春之端論不以噎霾而閑明乖沴而復常者論人欲天理消長之交比之噎霾而閑明乖沴而復常則可比之夜旦冬春静動之端則予於此理自信久矣不知復齋以爲何如也復齋老矣年有壯老心無今昔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復齋自少壯以至於今更嘗經歷事變幾何而好仁之心本夫

生而有之者終身而無所已予之齒僅半何足以知君即其名齋之意推之足以當夫子所謂詩之好仁者夫今之名齋者往往不襲前人特自標異不必皆因名踐實也而齋之名復前人屢有之大儒先生爲之記亦多矣君非不知而不厭其襲乃所以為有真見也與予是以敬記之書扁者前太守豐城李侯某侯力學篤行尚友前哲而雅敬君甚則君可知也已君鄉先生歸愚子諱泌之子名革字華叔年月日某記

青雲峰書院記

曲江嶺南名郡山川之產多秀民自張子壽顯開元余安道鳴慶歷文獻承承越至於今業進士者有企慕前修之意求師取友走千百里外或累歲而后還家江湖間有以所學教授其徒曲江士必在列而歲至吾廬陵者尤衆其人大率純實茂作為文章輕巧不足而質實有餘予甚愛其有古之遺風使遇名師良友以古道相誘掖其所成就宜有大絶人者然近歲士習趨下號稱

前輩者或亦止於傳習場屋之文謾不省講學爲何事幸而收科自謂一第如探囊中物不復增益其所未能後學效之凡書肆所售謂之時文空囊市去如獲至寶而聖賢格言大訓先儒所爲孳孳講切以覺人心者反棄置之以爲非舉子日力暇到自吾里中士不免病此他郡之來學者何譏焉是徒使其不遠千里而來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予解褐且六年追念半生學力無幾每每發憤太息塾於私家思與二三同志專意從事於

所當學然至者認科第爲的則亦惟索我於所亟用之時文以予筆硯代耕猶未得自脫於區區之故技彼已不相益而相習未嘗不怛然内疚於心也歲在丙午鄒君某與其弟某實來君曲江之屬邑仁化人銳意就學惜其與處纔數月未及以予所見諗之君將歸請於余曰予家有青雲峰書院因地為名蓋青雲峰之下爲龍骨嶺書院席龍骨而枕青雲前有水焉抱書院而東謂之斗水伯父愛其幽勝屋於斯以爲諸子藏修游息之所

而予父共成之買田其中収其歳入專以給游學之書費願為記之且幸教以為學之大方庶幾朝夕目擊而無忘執事之訓也巳予告之曰凡予所願與朋友共學者非今所謂舉子之文之謂也學也者因聖賢之書求聖賢之心而為聖賢歸者也舉子之文不過求先達準繩尺度學先達之文足以得先達之科第而已矣讀聖賢之書求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也孰禦焉予知子之嗜學也而恨數月之間未有以告子今且別忍愛言哉子

之書院取名於山山之聳秀峭拔之狀非子所覩也覩
其名知其非丘垤也子歸而藏修游息於聳秀峭拔之
山之下地之偏人之寂景與心會能無感乎詩曰高山
仰止高山之可仰何也人固貴乎自拔也孔子登東山
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何也居高則所見者大也人
不自拔則陷於汚不見其大則安於陋子行矣子無以
告子矣子歸見是峰而問焉君又請曰峯以青雲名決
科者以為祥也予兄弟學於此謂天之衢亨在此矣揭

斯名也亦以動策勵之心焉何如予曰培塿堆阜不能出雲出雲者必勢分積高且大也夫學亦然集義以養吾氣是氣塞乎天地而天下事有不足為古之君子退然自養不求聞達一日見於用而天下被其澤何也藏之深而蓄之厚也子行矣子無以告子矣子歸見是峰之雲而問焉君曰唯唯因次第其語為記

嘉蓮亭記

歲辛亥秋八月朔予從二三子訪友人胡君伯雨於永

水之陽古潭之上主人未出予以曉凉徑造溪東之園溪水之旁故道水爲池至是築小亭焉工方治水予問工何以亭也曰旌嘉蓮也今夏蓮一幹而二花者再俱實矣指以示予二三子請於予曰何爲其然哉濂溪先生所謂凈植亭亭不蔓不支者今乃出此奇乎予曰子未讀吾家六一公所記許子春園亭乎六一公謂見子春家孝悌三世矣園之草木將有連理而駢枝禽鳥翔集其閒將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許氏之園未有

兹瑞也六一公以其孝悌意之而已今也誠有兹瑞此豈偶然哉夫伯雨之有此園也予未論兹花之爲瑞大槩伯雨蓋有樂乎此也孟子有言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今夫動植之類皆足以使人觸目興感而油然於父子兄弟之天詩之興是也草木忻榮鳥獸和鳴而人之胷中無生意以受之安知境之可樂所貴乎君子之樂以其胸中浩然與天俱春是以森然於吾前者即其充然乎吾心者也予每從伯雨徜徉兹園

見園之所有生意類與人同窺伯雨所得於眉睫間心知伯雨之有樂也二三子其謂人心之所最樂何樂乎樂莫樂於人道之盡分父子兄弟孝慈悌友推而放之無所不準此分不盡吾安得無憂此分而盡吾何為不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矣天地萬物與吾心一也予知伯雨之胸中而不能一以告子子欲徵吾言乎予之知伯雨也不如蓮蓮植物也而一再為伯雨呈瑞若特有意焉者鍾和毓秀是誰爲之然則理氣感通之說由詩書

以來焉可誣也語將旣伯雨諸子偕其諸父昆弟至詢予言之本末予亦自謂予言胡氏子孫宜共聞也復具告之且使白於伯雨而刻之是歲淳祐十一年歐陽某記

逸老堂記

禾川勝溪仙臺之下有逸老焉曰張君以名其堂或問堂名於予曰天逸張君以老與曰天不能逸人張君老而後逸與曰勞逸無壯老曷謂天不能逸人曰天雖逸

人人自勞之天安得逸之血氣盛時騁其雄心擾擾無晷刻息天安得使之逸及其老而稍已者血氣衰焉耳曷謂勞逸無壯老曰固有少而逸者有所見也固有老愈勞者戒之在得而不戒也夫人之精神有限而富貴外物世之更相羨慕者無窮以有限之精神役無窮之進取則於是又有未老而先衰者矣而其所成終亦何有故曰天不能逸人勞逸無壯老嗚呼予視世之如此者多矣嘗試喻之天地之間峙者為山流者為川自開

闢於今矣欲登高乎則山也可欲臨深乎則川也可今築臺以為高鑿池以為深臺豈復高於山池豈復深於川也哉然世往往為之皆不自逸者也吾不求登臨之樂於臺池求登臨之樂於天之山川則焉往而不逸故凡勞我者舉非天也予雖壯年而知此亦久矣今張君年踰九十聞其視明聽聰讀書如後生此豈無所得而然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德者有所得而足乎已也至足在此而又奚求壯老一逸日見其休矣是謂康寧是

謂攸好德康寧而壽張君字伯英予蓋識其孫肖玉云

巽齋文集卷十六

巽齋文集卷十七

宋 歐陽守道 撰

記

螺山靈泉院記

環廬陵十里佛寺萃於西南而東北特少出東門循江左達於吉水歸然一螺山靈泉院爾佛寺相望或以為民蠹至於相去絶遠則有山也無與養茂林有泉也無與疏清流山困於樵牧水汙於畝澮而一甛之清一酌

之甘有不可得况望登臨遊賞供耳目之清致哉然則佛寺間見於村墟煙火之外亦好事者之所快也螺山者宛委如螺𡹭地不盈尺輒得金螺無數大僅如珠而形奪真其南有井深不盈四尺清潔甘寒冬夏不竭泉旁有塔塔旁有寺是謂靈泉予暇日數造焉識其主僧曰元鑑鑑請於予曰予寺之創相傳始於東晉升平自今日等而上之元鑑之師曰妙心妙心之師曰惟本惟本之師曰宗海四世相傳一以修造莊嚴為事蓋鼎新

佛殿海也重建法堂本也甃徑路建山門定光佛殿心與鑑也今又度弟子四人矣使吾弟子之於我又如我之於先師敞者葺之闕者增之則茲寺與茲山茲泉遂當為城東北之勝然寺自始創至今無片碑幸為我作記且以告後之人予笑曰寺豈託碑以久乎升平者東晉穆帝之末年也元年歲在丁巳盡五年止自元年至於今寶祐四年丙辰得四十丁巳蓋九百年矣九百年基址如故天壤間如此者幾何蓋上自天子離宮次而王

侯别墅以至雄藩巨鎮之觀游通津要路之館驛計其占山水之勝極棟宇之麗用意之初豈不欲貽之無窮而其記述題詠出於名筆者何限然遺迹之存百不一二弔古之士訪求於泰稷荍棘閒而不得幸而得其石刻於野人則磯漁梁礪樵斧之餘亦往往斷裂磨滅矣蓋土木與翰墨兩不足恃如此爾所謂區區之寺當彼盛麗之時誰復比數哉而存至於今何也立不足爭之所也天下之至寶莫大乎世人之所不爭世人之不爭者

世外之人乃常得而擅有之宜乎彼有記述題詠而無
救於速壞此無片碑而無害於久存也鑑曰善哉君言
乃契於吾佛雖然吾久具石以候君矣願即斯言書之使
凡讀之者悵然永慨而於得喪少有警焉舍愛離癡或
因君之言則一言功德乃勝於我修造莊嚴百千萬億
分矛曰諾是爲螺山靈泉院記

圓通閣記

佛之道儒者難言之一人佛言衆誚且排爲是置不復

詁億佛書具在昔者先儒目力往往及之矣目力未知之及而衆誚且排之逆畏予不知其說也故不若相與究乖合之極而折之以公昔者予聞先儒之說西方氣厚故生異人又曰佛書遠勝莊子蓋欲取而觀之久矣恨其徒僞益其師之說使部帙猥多以眩惑流俗今年春僧法榮者以所造圓通閣成求文以記之予惟圓通二字之義圓者無滯通者無塞此其說未有戾於吾黨也則遂取所謂首楞嚴經者讀之既而歎曰彼師弟之

間難疑反復毫釐之差有所必辨是亦非苟然者焉用
遽非之蓋其徒所稱阿難者本釋迦氏之弟慕其兄之
學而學焉兄弟之間談說圓通一時在會者因各言所
得凡二十有五人而觀世音獨推其初實自聞入聞之
說出二十有五人者莫不怳然自失也所謂聞者以聲
爲塵以聞爲性聲塵有起滅聞性無存亡曰本聞曰聞
復曰自聞曰反聞斂之爲凝寂散之爲光明夫是以上
合諸佛與諸佛同一慈力下合衆生與衆生同一悲仰

語雖幻異然其寂感之大歸亦可睹矣彼又以為聞也者不依形而立故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此則佛之所以為佛而吾儒之所不屑究言也然先正猶一言之曰聚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此又豈以佛嘗言之而不肯與之同邪是則無感者性之體能感者性之神循有感以求無感大虛至静槩然吾前矣使佛氏而不知此固無足論佛氏而知此則亦豈不足驗此理之所同哉雖然彼所得者在不依形以立而所失者亦不依

形以立也謂其不依形以立而遂指身爲幻一無所事焉則理有大不然者矣法榮佛者吾亦未暇與之盡言也嗟乎法榮能建圓通閣矣爾以爾師所言圓通者爲何義邪閣中位觀世音像而嚴事之爾以爲觀世音者得其所得有不堅志精思而不能忘此邪嗚呼焉用彼之問子方重有感也閣在永樂寺寺在梅山山在廬陵縣儒行鄉子之先祖墓三世與之鄰云主是寺者本銓榮其徒也

容安書院記

安成王君貴珏扁其居室曰容安而以書求文爲記其書曰珏之初意非取於陶靖節容膝易安之義也予得書盡一日不能曉蓋思索載籍中二字連文者他無之王君豈有所祖而予未之知乎予將復書徵其所自又念往復滋多事姑率意言之以塞予責夫靖節容膝易安之語自是無求者也而予又得一語於東坡蘇公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

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蘇公特主於遠慮然安危之理在焉有味乎其言哉予將借之而言予所謂容之說蓋予所謂容非靖節所謂容膝亦非東坡所謂容足而東坡意則近於予之所欲言也夫所謂容者予欲使之有餘地也尺寸之地自謂至安而無餘地以優其容則安者危矣故君宅心坦夷接物和易所以利人者乃所以利已也左崖右岸前機後穽置人於至險而自立於尺寸其安幾何秦穆公言其心休休其有

容則能保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其不能容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此宅心接物廣狹安危之分也子請以是爲王君堂記雖然容則安不容則危固也然子尚有以進王君秦誓所謂容謂不能容人之有技與彥聖者也善惡在前畧無剖判而曰吾優爲之容則不可人之不善君子固有以待之矣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隘也袒裼裸裎於我側焉能浼我不恭也隘之患不過疾人之不爲善耳不恭之患則已爲人而不以人類

待人此豈可哉君子於人無所不容雖不善亦容之然其容之也將使入吾之幷包而熟吾之誘化有忠惻之心焉彼巳胥入於善則彼巳亦胥處於安矣不然容且有獘何安之有君試思之

登雲莊記

乙丑初冬予與二三子適於野遇輸官租者盈道予前至一田舍憇焉餘粒在地一童子掃而拾之盖輸租者之居也壁間有詩曰雲兮雲兮變化有神靈兮捲起地下

黄飛去天上青兮仙人乘雲天尺五借我清陰覆赤土雲間逍遥人間苦年年苦時望君雨予問童子誰題此詩對曰廬陵縣有登雲莊田吾翁與鄉隣耕之此詩吾翁作也問爾亦曉此乎童子不對仰瞻雲而歌之其聲婉轉悠揚予爲之感動顧二三子曰識之此我輩人語也他日令君鄱陽熊侯訪予語及登雲莊予以所見詩告侯驚焉曰是語俚其意長所望於庇民之君子豈淺乎震龍礽領此邑知學有貢士莊以市量計田租八十

有七斛爾嘉熈間前宰永嘉項公模所叔謝公子強稍增之意美矣而田少即動心曰使得終三年去吾力尚可拓此於是錙銖累積得錢一千餘緡以買田歲復收租九十八斛有奇一道士以屯田二十解獻視其意無他且為數也微遂收之而附焉郡國貢士縣續食漢法也今士出鄰境莫我肯恤為今者自以區區致吾意米又重不可負則易錢而藏之士將行發新舊莊三歲之藏而分贐焉諸貢於鄉於漕於胄監者若往年嘗貢而

再上春官者若階對者其數有差而嘗有籍於吾學則加優學之前廊司其出納今年春嘗一贐矣名今莊曰登雲别於前莊且示相期也然吾意彼田舍翁知之矣予因請於侯曰士受侯賜甚厚顧以米易錢歲無常直米賤錢少米貴錢多爲贐貢士計者幸其貴而多乎抑寧賤而少乎侯太息曰吾固嘗以語此於學之士也去年民艱食邑無廪可發獨有此二莊耳不能待此區區者以贐士欲亟借此區區者以賙民賙於此無以贐於

彼則視時之宜姑損其半而出之損微而施狹矣吏猶
疑而告曰若爾來年得贓之士將患少吾視吏不足語
語於學之士曰今兹爲我積錢明年受此贓者必諸君
也諸君得志宜有膏澤下於民且行時豈自一錢以上
盡爲爨桂炊玉貲哉乞我新豐一酌之餘分彼翳桑一
餉之飽諒與我同此心夫直雖損時之半較之豐歲猶
贏也吾黨豈辛直之貴者乎則皆欣然曰諸生若竊第
入仕損己益民可也焉有妄擬公家之賜以爲己有而

計較多少乎夫此一舉而士與民兩利焉則其勢自相維持而無弊請自今日永爲後法吾祝賛之曰諸君皆志士仁人也天心至仁諸君此志當天心矣高科非諸君而誰此吾去年以二莊平糶之始也子爲我記之子遂爲之記曰士之用心常如所以對侯是無負於登雲名莊之意我輩田舍翁眞有望於斯人矣咸淳元年十月丙寅邑人歐陽某記

吉州吉水縣存濟莊記

予覩郡縣年饑勸糶之令何甞不太息哉積米之終歸於糶富而仁者亦不待勸官於荒政類亡具也而勸糶爲第一策當其未講行之先貧者持錢告糶猶有所也富者視時增直猶有漸也令一出立異矣夫富非一槩甚富之謂勸之糶者雖僅僅自給之家亦與焉彼生理索薄計口而食之外猶有餘糧未有不以易錢雖欲待價不能待也官呼而諭之曰爾糶數若干以某月某日違吾令罪爾歸則相戒曰吾雖有米今不可自糶矣自

糶而一空如其無以應官命且奈何昨者糶令者閉不得已也又有名雖為富而米實無餘者以情告而官不信也縱信之則諭之曰爾不足於米而有餘於錢如之何可免承命而退趨而就積米之家糴而為之備不敢後他人也轉糴爭先而積米者執增直之權以要之暮視旦不同矣大率此令常在冬春之交而行之於六七十日之後已令未行之閒官與富者為擾擾而貧者受閉糶之害受增直之害二害皆官趣之及糶之日直愈

高而不可復下雖强爲裁抑無救也又有行之猝遽而立取辦者數之貧弱而不堪命者一切聽於吏而奸欺百出矣嗟乎此得謂之荒政乎夫此勸糶也於古未聞吾聞勸分矣今則詔勸糶爲勸分也然則勸分何如曰仁哉國家之政勸分素有良法也正賦什取一之外又伯取一焉謂之義米是富者無豐無歉歲歲皆分也無仁無不仁人人皆分也無勸之名有分之實正賦十萬貯之義倉不爲不多矣而又非歲歲常發也饑而後一

發第以與貧者而不取直耳與之者誰此米得之富者富者與之也長民者不推原置倉之初意而有時取直焉則是富者本以分惠而官乃同之正賦而有之何謂義米乎歲饑再以勸糴爲勸分富者得無辭於官乎而况勸糴之害如彼又不重不利於貧者乎嗚呼盍亦反其本矣三山陳昇之爲吉水也連年値歉蓋嘗以例勸糴而睹其害也慨然曰義倉非縣得專使縣得專吾勸糴爲吾黨他日可專之則吾自以分之而不取直約而

計之使吾日分一斛則彼饑人之日食二升者可五十人也有千斛五萬人得一日之飽矣吾恨力不及此萬一亦幸邑未至有五萬人之當濟吾且開其端後有君子因吾所為而增益之濟固無筭也適有邑所可得之田又節費而貲益之歲収租可四百斛若日濟二萬人一日而盡人減十之九旬日而盡若夫天相吾邑家粗給人粗足待濟者少則米支一月未可知之又幸而多豐少歉數年而後一發所濟益加衆矣今施固未愽也

於是名其莊曰存濟莊以寓其心焉邑之士民胥請記於某曰陳君所謂存濟及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乎予曰身無病而以藥施人病者得愈藥之者爲之體康不自飲而以酒飲之者爲之酣適侯見人饑於前則食不下咽饑者得飽則侯之甘食此有快於心無德於色者也記非侯意雖然予欲談勸耀之害於有官君子久矣微侯此舉以發予之鬱積後之覽者儻有感於斯文其能遂如侯之望因是莊而增益之乎何獨吉水賢大夫之

凡為邑者其必有倣而為之也咸淳四年月正元日承事郎主簿華州雲臺觀歐陽某記

龍須山旃檀林記

龍須山法雲禪寺有堂曰旃檀林在佛殿西以待其徒之自遠方來者景定三年春主山樸庵紹月撤舊新之屬予為記余聞旃檀異國之名香佛屢稱之其曰以赤旃檀作諸殿堂高廣嚴好百千比丘於其中止謂此香木之可以立僧廬也而諸佛中亦有旃檀香如來之號

則取其道行清潔與此香同故以爲名證諸楚辭以香草比君子而處之桂棟蘭橑之室同一意也夫佛亦寓言耳舍其王位而自甘於寂寞無人之境彼豈復以宫室之美累心然自其教入中國昧者得其莊嚴供養之說造寺奉僧極其侈靡使中國多得此木亦必舉以爲其所謂殿堂矣農夫細民蓬茅不足以自蔽王公大人未有以動其心者獨於奉僧則不靳也而僧之安居華屋亦若固有之嗟夫佛之初意其果然耶好潔惡穢人

之同居處所以安身至於潔而止若夫齋戒薰沐使其表裏清淨無垢則佛之所以教其徒亦猶吾儒之所謂潔其身者明德之有馨香果在内不在外也紹月之語予曰草木猶愛臭味之同吾林下人自謂曰苾蒭而以旃檀林奉客所望於來者厚矣衆如林然皆我氣類勿有間之與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者也予於是慨然有感矣是山予之先塋在焉展省松楸之餘入方丈見此老每覺清言有味繼今又當時造兹堂庶幾遇其自遠

方來者以覩此老者之所與友

潭州湘陰縣學記

湘陰長沙之屬邑在全楚南境之僻遠處也吾夫子轍環天下楚之君亦有意聘焉爲子西所止狂接輿歌而過夫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當是時楚於天下幾盡有南方而先聖之教不得行乎其國況乎今之所謂湘陰望其國都猶千百里豈知東魯之有吾夫子哉然楚國自有豪傑之士如陳良者尊慕夫子之道於百年之後

而湘陰則汨羅之水在焉屈平死忠邑人至今能指其處君子讀離騷而哀之謂使平學於北方則制行又當有合乎中庸然則夫子存時雖聖教不得行乎此而其地其人雖去聖千載可與爲顔曾可與爲游夏與洙泗間一也宋興海内一統慶歷中詔郡邑皆立學湘陰學建於元祐遷於崇寧復於淳熙景定五年趙侯與縱又一新之蓋舊學濱江水潦所及又基址廹隘介乎館驛民廛之間屋朽而欹不修且壞故盡撤而改爲築之使

高拓之使廣侯有不容已者學成而祭器俱新悉從禮制近年邑有主學命於朝侯又相攸以營其居焉夫道之興廢先聖不能必子衿刺鄭泮水頌魯於刪詩兩存之此意固以勸戒來者然當時髙第出仕有民社者不一人也絃歌之聲自武城外無聞焉豈諸子所至視教化為不急哉明王不興天下莫宗夫子况乎門人誦其所聞而施之有政吾知其以迂濶取譏也是則有志焉而不得遂者多矣今有地百里無不立學如趙侯之為

湘陰竭兩年之力於此以幸惠邑之秀民使有安居以
誦習先聖之訓昔者及門之士豈得爲今之所爲乎噫
是固一時也然亦存乎其人國家能詔郡邑皆立學不
能使爲郡邑者皆留意於學俗吏苟存學之名春秋不得不
祀先聖先師終歲不得不盡闕諸生廩給如是而已綱
常非學不明俗化非學不厚暴亂非學不戢刑罰非學
不清國家以有學奠安閭里以有學順睦弱不勝衣循
循蹈規矩之士談詩書講道義以燕閒而世道陰賴之

蓋吾宋三百餘年收效於此久矣此趙侯所爲汲汲而有識之士以爲不如此則先聖所謂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者也是役也市材食工爲費不貲而遷驛館易民廛之費不與焉侯以巳俸佐之而遜地者捐力者亦感動於侯之義既成侯以書來求記曰子盍一言以遺湘士噫予固迂濶之尤者其復何云惟湘之士深念去聖人之世與聖人之居如彼其久且遠今也宫牆如在目中誦聲相聞如與諸子列侍以聽博文約禮之訓此聖

朝道化之澤而賢大夫爲邑識本末知先後之賜也世
道升降何常惟人心天理終可恃趙侯秩滿行矣此學
方新游其中者又推所學以淑鄉里將見邑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而人才出焉得行道以兼善天下子孝臣忠
以長我國家豈無出於是學者乎予與趙侯共期之趙
侯寓居福州登戊戌進士第今官宣教郎是年秋八月
十有九日庚申廬陵歐陽某記

巽齋文集卷十七